

# 《皮特雷敕令》与巴黎围城战：西法兰克防御战术的转型

李志远 李金旺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上海 200233

**摘要:** 公元 885 至 886 年的巴黎围城战是西法兰克王国抵御维京入侵的重要转折点。维京人凭借机动灵活的长船战术, 屡屡深入内陆, 迫使秃头查理于 864 年颁布《皮特雷敕令》, 推行修筑桥梁要塞与城防的战略。该敕令虽执行迟缓, 但在巴黎保卫战中发挥关键作用: 桥头堡和城墙有效阻滞敌军攻势, 为援军到来赢得时间。文章追溯从查理·马特、查理曼到秃头查理的战术演变, 指出法兰克军队由主动进攻逐渐转向依托城堡的防御战术。《皮特雷敕令》不仅体现出王权在维京威胁下的战术调整, 也标志着地方贵族城堡建设的兴起, 对后世欧洲防御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巴黎围城战的结果揭示出王权衰微的现实, 也展示了加洛林军事传统在危机中发生的重大转型。

**关键词:** 皮特雷敕令; 巴黎围城战; 维京入侵; 西法兰克防御战术

## The Edict of Pîtres and The Siege of Par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 Frankish Defensive Strategies

Li Zhiyuan, Li Jinwa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hanghai 200233

**Abstract:** The Siege of Paris (885–886) was a pivotal event in the West Frankish defense against Viking incursions. The mobility of Viking longships enabled deep inland raids, prompting Charles the Bald to issue the Edict of Pîtres (864), which mandated fortified bridges and urban defenses. Though slow to be enforced, these measures proved decisive in the siege, delaying attacks and allowing reinforcements to arrive. The episode reflects a shift in Frankish strategy from offensive campaigns to reliance on fortifications. It also signaled the decline of royal authority and the concurrent rise of aristocratic castle-building, developments that would shape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European defensive systems.

**Keywords:** Edict of Pîtres; Siege of Paris; Viking incursions in Francia; West Frankish defensive strategies

### 0 引言

公元 885 年, 维京人像往常一样, 沿着塞纳河而下, 前往西法兰克王国。数百战船与数万大军兵临巴黎城下, 只是为索取赎金。巴黎伯爵厄德拒绝了这一蛮横要求, 尽管他身边只有数百人能够守卫巴黎城, 但这次却成功守住了巴黎。为什么前几次维京人进攻巴黎城如入无人之境, 这一次却失败了? 本文将围绕此次巴黎围城战, 向前追溯其原因, 说明此次反围城为什么成功, 以及对西法兰克王国的意义。

### 1 加洛林早期的军制与防御

从七世纪末期到八世纪上半期, 法兰克王国陷入了无间歇的战事, 丕平二世和查理·马特势力的崛起, 都伴随着数年的内战。同时外敌袭扰不断。为了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需要庞大且有效的军队。查理·马特锐意改革, 大大

增加了封臣的数量。通过授予封臣地产, 既保障封臣的生活, 又让他们在战时能自备武装并豢养随员。此次改制使得法兰克人增强了军事实力, 到查理曼时期, 法兰克王国大规模扩张, 已然成为“帝国”。

查理曼时期的庞大军事力量, 使得统治者对于内地的防御工事漠不关心, 罗莎蒙德认为, “一旦设防的地区被法兰克国王征服以后, 法兰克统治者会对当地的防御设施不再关心, 城墙不再被修复, 防止当地防御设施被叛乱分子利用, 转而重点加强边界防御。”而帝国内陆地区的防御空虚, 成为诺曼人进犯帝国的便利条件。

### 2 维京入侵与西法兰克的困境

公元 843 年的《凡尔登条约》将帝国分为西、中、东三部, 分属查理、洛塔尔与路易。秃头查理接手的西法兰克王国, 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防御来自斯堪的纳维亚

的海上入侵者。今天习惯称之为“维京人”，但当时的法兰克文献一般称他们为“丹麦人”（Dani）或“北方人”（Normanni）。早在查理曼时代，法兰克统治者就与北欧进行接触。从九世纪20年代起，维京人的掠夺就时有发生。九世纪中期后，维京人对西法兰克王国的人侵开始变得有计划性和持续性。

841年5月，维京人逆塞纳河而上劫掠鲁昂城。843年，昆都维克遭袭。同年，维京人相继洗劫南特、阿奎丹。845年3月，里格纳尔率领一艘维京战船沿塞纳河向巴黎进攻。秃头查理无力抵抗，最终向其支付了高达七千磅白银的贡金。847年，丹麦人袭扰阿奎丹，包围波尔多城。851年，丹麦海盗肆虐弗里西亚地区及贝蒂沃，洗劫根特、鲁昂，并焚毁博韦。853年7月，丹麦人再次洗劫南特。11月，袭击并焚毁图尔城。854年，丹麦人焚毁布卢瓦及昂热两座城市。855年，诺曼人进攻波尔多，并徒步进犯普瓦捷，但最终败退。856年4月，丹麦人袭击奥尔良。8月中，另一批丹麦海盗溯塞纳河北上，洗劫沿途两岸城镇。856年12月，丹麦人袭击并焚毁巴黎城。857年初，进犯图尔，之后又进攻巴黎。858年，丹麦人进犯萨克森地区，但遭击退。859年丹麦人袭扰斯海尔德河流域。860年，丹麦人袭击瓦朗斯城。861年1月，丹麦人焚毁巴黎，还攻击了塞纳河上的商船。862-864年相对和平，没有遭受入侵。865年，诺曼人焚毁弗勒里的圣本笃修道院，返回途中又焚毁奥尔良城和城内外的修道院。同年，卢瓦尔流域的诺曼人进犯普瓦捷，焚毁城市后返回战船。但罗贝尔率领军队痛击敌军，并将缴获的诺曼战旗和武器呈献给查理。10月，诺曼人与布列塔尼人洗劫勒芒。866年12月，丹麦人进攻默伦要塞。

由此可见，西法兰克王国几乎年年遭受维京人的入侵，一年里甚至有多次入侵。查理应对诺曼人入侵分为两个阶段，840-862年基本继承了虔诚者路易的怀柔政策，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从862年开始，以军事手段为主，表现为主动防御。造成如此变化，是因为法兰克人在应对诺曼人入侵的过程中，根据自身实力，实现了战术的调整。

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加洛林王朝的军队主要执行防御性军事行动。这类军事行动的出发日期往往可以提前数月确定。至少从790年开始，动员集结加快——根据虔诚者路易的一项法令规定，部队应在接到命令后12小时内完成集结出发”。虔诚者路易在位时期（814-840年），帝国的各个边疆的防御体系大体稳固。为什么帝国的防御体系到40年代后，就突然失效了呢？

### 3 《皮特雷敕令》的颁布与实施

维京人的胜利并非源自数量优势，其装备水平更不能与法兰克军队相提并论。然而法兰克军队面对诺曼人却束手无策，只能交纳贡金换取和平。在与维京人的斗争中，秃头查理认识到诺曼人的成功来源于其灵活性和机动性，于是在864年颁布《皮特雷敕令》（Edict of Pîtres），举全国之力修建防御工事，加强王国的防御纵深，从而达到阻滞的效果，为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

阻滞战略即通过在敌人行军方向设置障碍物，进而拖延甚至终止敌军进攻。河流十分重要，河畔要塞能起到多重作用，一方面能够确保渡河的安全，阻止敌人过河，另一方面还能起到扼守河运通道，掩护船只的作用，间接守卫河流安全。罗马帝国军事家韦格提乌斯的《论军事》（De Re Militari）就对河流有重要论述，其战术思想影响深远。九世纪中叶，加洛林帝国特别要应对维京人的“长船”掠夺。维京人凭借着高超的航行技术，擅长在河流上快速移动，掠夺途经地区的财富，给加洛林帝国造成极大的困扰。《论军事》十分关注河道问题，这或许会对秃头查理有所启发。

秃头查理认识到防御战术需要转变可追溯到862年。驻守福塞的丹麦人率数艘战船扑向莫城，查理即刻率领亲兵前去阻击，却因桥梁尽毁、船只尽为诺曼人所控无法实现拦截。有鉴于此，查理采纳关键谏言，于特里巴杜岛（Trilbardou）水域重建跨河桥梁，从而切断诺曼人顺流而下的航道，并派遣骑兵分队驻守马恩河两岸战略要冲。诺曼人因战术合围陷入被动，被迫依查理指定条件交出十名人质，并缔结协议。这座临时修建的桥梁为何能围困维京人？据推测，其桥拱很可能被横木阻塞，阻断了维京战船的通行。这个偶然发现——通过桥梁封锁诺曼人的路线，其战略价值不容小觑。经此一战，秃头查理找到了防御诺曼人以河流通道发起进攻的军事战略。于是，他决定将这种以修建桥梁或桥头堡来阻断敌军的方式推广全国。862年，查理令全国所有显贵携工匠和车辆，齐聚皮特雷（Pîtres），于塞纳河畔修建防御工事。864年6月初，查理在此地召开全体贵族会议，结合部下的建议和先人的习俗，制定了多达三十七条的法令，这些法令便是《皮特雷敕令》。《皮特雷敕令》开篇就提出“你们知道，我们在莫城与诺曼人苦战时，如果我们在这里修建了防御工事，这对我们会有多大帮助。”可以说，862年的成功直接影响了《皮特雷敕令》中关于修建防御设施的部分。

《皮特雷敕令》正文内容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和军

事,其军事防务部分可以看作西法兰克军队进行的一次军事改革。内容具体如下:建筑大型防御设施,以抵御外寇;征召大量民众服务于征战、后勤、巡逻护卫等任务;规定“凡不能参军(作战)的人皆须从事于新防御工事、桥梁和沼泽渡口的建设”,要求农民担负起运输泥灰任务;确保服役的民众不被债务所累;各地伯爵不得欺压能够提供马匹的民众;为国王服役的期限(40天),在服役40天满后应放下手中的武器;“不得以任何理由给予诺曼人铠甲、马匹以及任何武器”,凡违背者“无论其是否缴纳赎金或付出任何代价,应该被处以叛国罪,或者出卖基督教的罪名,不应给予任何原谅或救赎的机会”;为确保兵员、劳力,严禁将自由民卖往海外;而各地伯爵等应允许逃难民众迁入各自辖区居住。

修建大型防御工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有效地防御诺曼人的进犯。在864皮特雷会议上制定的防御规划,终于在数年间逐步完成:869年加固勒芒与图尔城防,多座城市增修壕沟城墙。勒芒、图尔与奥尔良城防升级,昂热附近的塞河桥同步建成。会议后,全国各地都修建河桥要塞。至885年,庞图瓦兹桥完工;869年皮特雷石质要塞竣工。巴黎亦得惠于此政策——戈兹林主教主持修建的河桥要塞联通两岸,在后续大围攻中发挥关键作用。

#### 4 885-886年巴黎围城战

885年,盘踞在塞纳河的维京人再度进犯法兰克腹地。尽管法兰克军队竭力阻截,敌军仍兵临城下。新修建的防御工事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阻滞敌军推进。维京人决心拔除这最后障碍,不仅围攻塞纳河上的桥头堡,更将整座城市置于围困之中。是时,巴黎的防御由主教戈兹林和伯爵厄德联合主导。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的修士埃博亲历了此次战事,作《巴黎之围》。

维京人在西格弗雷德的带领下,以七百艘战船压境。他们先试图谈判入城,遭到戈兹林主教拒绝。他坚称受领王命,誓死尽责。西格弗雷德恫吓无果,给予一日考虑期限,第二天便引军围攻。维京人首先进攻右岸桥头塔楼——这座870年始建却仍没有竣工的防御工事,成为薄弱点。维京人准备强攻,但由厄德伯爵与其弟罗伯特统领的守军竟凭借塔楼顶住攻势,并连夜用木材修复并加筑上层结构。翌日,维京人面对的是一座连夜赶工增筑的高塔。

埃博称,四万维京人围攻两百名守军——数字虽然存疑,却足以证明维京人来势汹汹。劫掠归来的维京骑兵也加入攻城,城墙仍岿然不动。猛攻下城墙出现裂口,但一队法兰克死士在塔顶战友掩护中将其堵住。维京人又采取

火攻,失败而返,最终退兵。战中罗伯特负伤,退至后方。

血战三日后,维京人暂时撤退,见强攻塔楼无果,便转至右岸以石材新建营垒。据埃博记载,这些维京人四处掠夺,并建造攻城器械,准备长期围攻。新一轮攻势中,陆上有三支部队以龟甲阵推进,一路攻塔楼,一路破城门,一路占蒙马特高地,同时战船直逼河桥,其目的可能是打通河道。他们用箭塔占据壕沟,堆筑土垒准备总攻。但维京人军力有限,无力全面封锁巴黎城,只包围了塔楼。

然而,维京人却始终未能抵近塔楼,只能转头火攻桥梁,并击盾叫嚣。黑烟蔽日,城内街道空无一人,有维京人趁机突入城内。危急时刻,厄德伯爵亲临城垛督战,再次化险为夷。某天夜晚,连通左岸的桥梁突然断裂,维京人再次攻击塔楼,仍然不能克。再以燃车熏门,投石焚塔,却终为徒劳。

在巴黎被围期间,岛上新修建的两座桥梁阻止了诺曼人进一步逆流而上。连接小岛和南岸的小桥较短,由木头建成,桥头有一座被称为“小城堡”的木塔作为防御工事。北面较长的大桥是由石头砌成的,沿桥体设有城垛防御工事。长桥桥头堡由石质的“大城堡”塔楼守卫,虽当时仅部分完工,但其地基坚固稳定,底部周边挖掘有防御壕沟。这两座“堡垒”在整个围城战期间发挥着关键作用,使得巴黎避免被彻底合围。法兰克守军与诺曼人围绕这两座“堡垒”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大大消耗了诺曼人的有生力量,为援军到来争取了时间。

国王率军驰援巴黎,据埃博记载,巴黎守军对此反应冷淡。维京人紧急挖掘战壕巩固防御,欲和解围大军正面对抗。然而噩耗传来,戈兹林主教病逝,未及掩埋的尸骸又引发了瘟疫,城内士气日趋低迷。维京人一度突破城墙低矮处直逼城中岛,双方愈战愈烈。国王的援军在城外打了胜仗,结束了围城,但国王与维京人达成的协议,不仅支付贡金,还允许维京人蹂躏勃艮第。

西蒙·库普兰在《加洛林军队与对抗维京人的斗争》中指出加洛林军队无力抵抗维京人的入侵,是因为政治分裂和维京人的灵活战术,而不是军队战力低下。不过,在围城战期间,守城人员誓死抵抗。国王的军队却不敢与维京人决战,反而求和,可见法兰克王国的军事实力已衰退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即使有像强者罗伯特和厄德伯爵这类悍将,也挽回不了摇摇欲坠的局势。经过此次巴黎围城战,一部分贵族对国王的软弱表示不满。在查理临死前,西法兰克贵族就废黜了这位皇帝,在888年选举巴黎伯爵厄德为新国王。

## 5 结语

总的来说,《皮特雷敕令》中的军务法令虽然在执行过程中时滞严重,但塞纳河防线确实在886年的巴黎围城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地迟缓和维京人的进攻。法兰克人的战术由此发生改变,逐渐蜷缩在城堡之内,军事目的不再是查理曼时代的歼灭敌军,而是固守堡垒,拖延时间,等待援军的到来。其中“建筑大型防御设施,以抵御外寇”的法令,允许地方贵族兴建防御工事,自此城堡的时代来临,法兰克人以城堡为依托的防御战术也逐渐成型。

### 参考文献:

[1] ABBO, *Bella Parisiacae Urbis*[M]. TARANNE N R, trans. *Le Si è ge de Paris Par Les Normands en 885 et 886 po è me d' Abbon*, Paris: Impri. Royale, 1834.

[2] *The Annals of Saint Bertin*[M]. NELSON J L, tra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PHILIPPE C, *La guerre au Moyen Âge*[M]. Paris: PUF, 1999.

[4] MCKITTERICK R.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5] COUPLAND S, *The Carolingian Army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Vikings*[J]. *Viator*, 2004, 35: 49-70.

[6] 种法胜,王晋新.论864年《皮特雷敕令》——兼析9世纪中叶西法兰克王国的法律形成机制[J].*古代文明*, 2018,12(2):30-40.

作者简介:李志远(2002.08-),男,安徽六安,汉族,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中世纪史。

李金旺(2001.08-),男,重庆万州,汉族,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中世纪史。